

## 學術論文

# 印度和伊朗關係中的美國因素： 軟平衡理論視角

---

## American Facto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Ira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Soft Balance

龔偉 *Wei Gong*  
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of Zhejiang Business College*

### 摘要 / Abstract

憑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稟賦和地緣戰略位置，伊朗被認為是印度尋求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最佳對象之一。與此同時，由於近年來經濟迅速增長，石油消費巨大，且自身資源有限的新興大國印度也使伊朗也有意願與之接近。儘管如此，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獲得明顯提升。雙方在外交戰略目標上存在的認識分歧差異，導致兩國關係發展水準受限於第三國-美國。未來印度與伊朗的關係仍將繼續保持「不冷不熱」的困局。

With abundant oil resources and geopolitical strategic position, Iran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best targets for India to seek strategic partnership. At the same time, because of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recent years, oil consumption is huge, and the emerging power of India, with its limited resources, also makes Iran close to it. Neverthel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ir diplomatic strategic objectives hav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limited by the third country -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Iran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hot and cold" dilemma.

---

**關鍵字：**印度、伊朗、雙邊關係、軟平衡理論

**Keywords:** India, Iran, Bilateral relations, Soft balance theory

## 壹、前言

近年來，隨著印度經濟的持續增長，印度在全球事務中的積極參與導致了更加複雜的雙邊關係，尤其是與伊朗之間的關係更是反映了這種趨勢。隨著美國成為印度日益重要的合作夥伴，在美國和伊朗尖銳對立的背景下，特別是2018年5月美國特朗普總統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宣佈將對伊朗進行「最高程度的經濟制裁」之後，<sup>1</sup>印度和伊朗關係將如何發展十分值得關注。

印度和伊朗都是本地區的大國。伊朗毗鄰歐亞大陸、中亞、南亞和西亞的五個地理區域，與印度隔著阿富汗相鄰。波斯灣和裡海這兩個重要的世界能源樞紐也與伊朗相鄰。伊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什葉派穆斯林國家，這也增加了該國的地緣政治意義。同樣，印度是南亞最大的政治、經濟和地理大國，與該地區幾乎所有國家都有邊界。在當前國際政治局勢的變動背景之下，印度認為伊朗其區域政策至關重要。

在戰略方面，印度將伊朗視為通往阿富汗和中亞的「門戶」(Gateway)。在印度看來，加強與伊朗的關係可以平衡中國在南亞的影響力。<sup>2</sup>尤其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下，正在建設中的中巴經濟走廊(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進一步鞏固了中巴幾十年來的戰略夥伴關係，以及中國通過向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和哈薩克斯坦等國家提供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和投資，成功地加強了中國在南亞和中亞地區

---

<sup>1</sup> Sam Fleming and Katrina Manson, "Donald Trump pulls US out of Iran nuclear deal," *Financial Times*, May 9, 2018, <https://www.ft.com/content/fb369232-52d1-11e8-b3ee-41e0209208ec>.

<sup>2</sup> Kiran Sharma and Akihiro Sano, "India and China jostle for influence in Iran and Central Asia," *Nikkei Asian Review*, April 24, 2018,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Asia-Insight/India-and-China-jostle-for-influence-in-Iran-and-Central-Asia>.

影響力的情況之下。<sup>3</sup>印度的目標是期望能與伊朗建立戰略關係以擴大其在中亞和印度洋的影響力，遏制中國影響力的擴大。

在經濟方面，雖然印度近年來經濟持續增長，但是其主要目標仍舊是努力發展經濟並使其人民擺脫貧困。在這一背景下，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伊朗自然是印度重要的能源夥伴，也是通向中亞市場的重要門戶。由於與巴基斯坦之間的緊張關係，印度聯通阿富汗和中亞地區的唯一通道，就是通過伊朗的恰巴哈爾港(Chabahar)。正如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報道所言，恰巴哈爾港將允許印度繞過由巴基斯坦主導的陸上路線，直接從海上與伊朗建立商業聯繫，在方便獲取來自伊朗石油供應的同時，印度出口的商品還能夠以伊朗為中轉站，通過陸路銷往阿富汗、中亞甚至俄羅斯等地區。<sup>4</sup>

顯然，印度無論是在戰略還是經濟上都有著將伊朗視為「延伸鄰里」(extended neighbourhood)，<sup>5</sup>將伊朗置於其外交政策中的優先條件，並使其在印度的總體戰略目標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利於印度擴展權力到鄰近地區並最終成為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sup>6</sup>

與此同時，伊朗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以來一直是美國譴責和孤立的對象。這從布希政府將伊朗稱之為「邪惡軸心」(axis of evil)國家，<sup>7</sup>到特朗普政府直接宣稱伊朗是「我們的敵人」可略見一斑。<sup>8</sup>這種狀況在印度與美

---

<sup>3</sup> Muzaffar Hussain, "China 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CPEC):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2017, pp. 32-35, <http://www.dtic.mil/dtic/tr/fulltext/u2/1046419.pdf>.

<sup>4</sup> Tarique Ata, "India and Iran sign 'historic' Chabahar port deal", *BBC*, May 23, 2016,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6356163>.

<sup>5</sup> David Scott, "India's extended neighborhood concept: Power projection for a rising power", *India Review*, Vol. 8, No. 2(2009), pp. 107-143.

<sup>6</sup> 這包括獲得與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等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同等的軍事和外交權力。

<sup>7</sup> Michael Crowley, "Four Good Reasons Why Iran Doesn't Trust America", *TIME*, October 15, 2013, <http://swampland.time.com/2013/10/15/four-good-reasons-why-iran-doesnt-trust-america/>.

<sup>8</sup> John Kerry, "Why Is Iran Our Enemy?", *The Nation*, June 13, 2016,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hy-is-iran-our-enemy/>.

國關係深化的背景下，對印度加強與伊朗的關係形成了外交壓力。即便如此，這些壓力都沒能阻礙印度與伊朗發展雙邊關係的努力。伊朗也一直在努力與印度在外交政策上相向而行。伊朗在穆罕默德·哈塔米(Seyyed Mohammad Khatami)時期曾期望兩國建立戰略關係或者是「新德里-德黑蘭」軸心。<sup>9</sup>

回顧印度和伊朗兩國關係發展歷程，可以發現雙方都有意願、也有實際需求促進雙方建立緊密的戰略關係，但實際上歷經十幾年兩國關係一直進展不大，未來這種前景也十分渺茫。是什麼原因阻礙了印度和伊朗進一步深化兩國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文章運用軟平衡理論，從印度、伊朗和美國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

## 貳、文獻回顧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一直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石。對現實主義者來說，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平衡來維持體系內部的安全和穩定。漢斯·摩根索認為：「在國際社會里，共識微弱，中央權威不存在，國際社會的穩定及其各個組成部分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平衡的作用」。<sup>10</sup>縱觀現代國際體系的歷史，平衡一直是主要大國實現其安全目標的關鍵戰略。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基於以下四個現實主義的前提。首先，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的，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權威來為個別國家提供保護。其次，國家尋求作為獨立實體生存。第三，權力競爭是國際政治的事實，因為不同的增長率和技術創新賦予一個或多個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具有軍事和經濟優勢。霸權是權力所追求的目標，其擴張能力迫使其擴大其

---

<sup>9</sup> Ronak D. Desai & Xenia Dormandy, "India-Iran Relations: Key Security Implications", *Belfer Center*, March 24, 2008, <https://www.belfercenter.org/research/region/south-asia>.

<sup>10</sup> 漢斯·摩根索，盧明華等譯，《國際縱橫策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頁223。

國家利益，並在其發展過程中尋求更多的保護措施。第四，當一個國家試圖取得支配地位時，受威脅的國家將形成防禦聯盟。在極少數情況下，他們會採取預防性戰爭來抵制崛起或霸權國家的力量。<sup>11</sup>也就是說，如果崛起的權力不受限制，它將不可避免地進行可能導致其他國家失去其主權生存的侵略行為。

因此，權力政治平衡的根本目標是維護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生存和主權獨立。在國際體系中不允許任何一個國家佔優勢。<sup>12</sup>大國也可能在追求平衡戰略方面有其他目的，例如維持其他大國的獨立性。但正如傑克·維(Jack Levy)所說，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保持自己國家的獨立性是一個必不可少的國家價值，而保持其他國家的獨立性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sup>13</sup>話雖如此，但是在歷史上經常出現大國犧牲小國的獨立來實現自身的利益。因此，許多較小的國家聯合在一起反對最強大國家的現象較為普遍。這些國家聯合在一起，形成制衡與防禦能力，以阻止霸權國家變得過於強大或過於威脅。較弱的國家加入聯盟，以獲得處於相同政治環境的國家成員的尊重。

### 一、冷戰結束之後國際政治中的平衡與軟平衡

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尤其是權力平衡作為結果的假設，無法解釋冷戰後諸多國家的行為。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關係中的諸多文獻都將美國視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能夠在全球按照自己的意願而不受到其他國家的阻礙實現自己的利益。<sup>14</sup>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權力平衡理

---

<sup>11</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27.

<sup>12</sup> Edward Vose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pp. 31-33.

<sup>13</sup> Jack S. 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Paul, Wirtz, and Fortmann, *Balance of Power*, p. 32.

<sup>14</sup> 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199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1999-03-01/lonely-superpower>; Michael Beckley, *Unrivaled-Why America Will Remain the World's Sole Superpower* (New York:

論已經過時或者需要進一步修正。<sup>15</sup>根據這一觀點，俄羅斯和中國等大國正在放棄權力平衡戰略，儘管幾乎所有國家都在增強傳統的國家力量。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種觀點認為，由於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而出現的單邊主義行為，必然導致其他國家尋求結盟再次對超級大國形成制衡，國際社會將重新回到雙邊或者多邊體系的狀態。然而，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在擴大其經濟和政治力量。其先後進行的四場單邊主義戰爭，包括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都證明著美國仍舊是新世紀唯一的超級大國。這種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使得美國在近幾十年的外交政策中總是優先考慮以軍事干涉的單邊主義形式推進自己的海外利益。<sup>16</sup>這從布希政府的國務卿萊斯在 2000 年提出的外交政策原則上也可略窺一斑。她認為美國未來應優先實現的五項政策目標中，排居首位就是需要確保美國的軍力能嚇阻戰爭，行使權力，以及在嚇阻失效的情況下進行戰鬥以護衛其國家利益。<sup>17</sup>按照哈斯(Richard N. Haas)的說法，由於美國的唯一超級大國地位，所以單邊主義戰略對於美國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美國不必獲得其他人的同意，減少了阻力，也不必討價還價做出讓步。尤其是一些狹隘的利益之爭上，也無須盟國參加，無須與盟國協調。<sup>18</sup>正如羅伯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Michael Lind, "Can American Share Its Superpower Status", *The National Interest*, August 21, 2016,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skeptics/can-america-share-its-superpower-status-17427>。

<sup>15</sup> 參見：Richard Ned Lebow,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No. 2(1994), pp. 249–277; Edward Rhodes, "A World Not in Balance: War, Politics, and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in T.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50-176。

<sup>16</sup> Michael Horton, "Is China Waiting Us Out?",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October 22, 2018,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is-china-waiting-us-out/>.

<sup>17</sup> Rice, Condoleezza, "Promoting the Nation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79, No. 1(2000),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00101faessay5/condoleezza-rice/campaign2000-promoting-the-national-interest.html>.

<sup>18</sup> 理查·N·哈斯著，陳瑤瑤與榮凌譯，《規制主義——冷戰後美國全球新戰略》（北京：

特·帕佩(Robert A.Pape)所言，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仍舊如此鞏固，以至於沒有單獨哪個國家能獨自對美國形成挑戰。<sup>19</sup>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美國的戰略方針開始變得更具有攻擊性。布希領導下的美國提出了「預防性戰爭」和「先發制人戰略」的理論，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美國聲稱：「將毫不猶豫地單獨採取行動，並在必要時先發制人地採取行動應對美國所面臨的威脅」。<sup>20</sup>在這種國際態勢下，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持續性所帶來的單邊主義行為迫使其他國家不得不尋求抱團取暖，以防止美國權力在全球範圍內無所顧忌的行使。2003年俄羅斯、中國等國家聯合起來對美國入侵伊拉克表示反對。當時包括加拿大、俄羅斯、中國在內共計十個國家對美國採取的行動在聯合國中投下了反對票。儘管如此，在美國未經聯合國同意就發動伊拉克戰爭過程中，這些國家並沒有採取軍事對抗的方式對美國進行反制，仍舊採取了軍事對抗之外的柔性措施對美國行為進行抵制。

根據整軍備武和組建軍事聯盟等形成硬平衡戰略的權力平衡理論並不能解釋俄羅斯、中國等大國上述的行為。在冷戰之後，這些大國一直在尋求有限的或間接的平衡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非正式性聯盟和在國際機構內部的外交談判，而不是組成正式的雙邊和多邊軍事聯盟來制衡美國。中國、俄羅斯、法國和英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擁有的否決權對這一戰略至關重要。從理論上講，這些旨在限制美國權力的體制和外交戰略就構成了軟平衡(Soft-balance)的形式。<sup>21</sup>

在後冷戰時代，軟平衡已逐漸成為一種有吸引力的策略，通過這種策

---

新華出版社，1996年)，頁86。

<sup>19</sup>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2005), p. 8-9.

<sup>20</sup>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2002), p. 15,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sup>21</sup>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2005), p. 58.



略，俄羅斯、中國等一類型的國家能夠在國際上挑戰美國及其盟國的干涉主義政策的合法性。國際上一致認為，即使出於人道主義目的的外國干預，也需要聯合國或多邊區域機構的「集體合法化」。例如，為反對美國濫用「人道主義干涉」，這些國家聯合一起對人道主義干涉中的「保護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這一政策進行限制與修正。2005年在紀念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時，「保護的責任」被限制在「保護人民免遭種族滅絕、戰爭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類罪之害的責任」的範圍之內，並規定只有安理會有權決定是否需要就此類罪行採取措施。此後更在2012年聯合國第66屆大會期間從四個方面進行了限制，並要求聯合國應建立具有法律效力的獨立監督機制，審議和監督安理會決議執行情況。<sup>22</sup>

雖然中小國家在冷戰後也有在國際社會中通過彼此協調，採取軟性措施來平衡美國的情況，但是軟平衡這一概念最初主要是反映俄羅斯、中國等大國選擇採用軟性措施來平衡美國，包括組建有限的外交聯盟和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部尋求協調一致，對美國的行為進行制衡的情況。從這一角度而言，軟平衡實際上是稍遜美國的大國對冷戰後美國在國際體系中地位的回應。當然，這種軟平衡有時候可能顯現為融合的形式。按照德里克·麥克道高爾(Derek McDougall)的說法，融合並非與軟平衡政策格格不入<sup>23</sup>，畢竟只有融入才有改變的可能。自冷戰結束以來，沒有一個緊隨美國之後的大國通過組建軍事同盟，來應對美國優勢，而是通常採取融入西方社會體系的方式，並在其中運用外交策略、經濟措施保障自己的利益。例如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大國都採取了融入美國為首的國際體系之中，充分利用參與其中體系的相應規則制衡美國的權力。中國在鄧小平時期所採取主要對西方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包括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

---

<sup>22</sup> U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http://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about-responsibility-to-protect.html>.

<sup>23</sup> Derek McDougall, "Responses to 'Rising China'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soft balancing with accommod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1, No. 73(2012), p. 4.

亦是如此。

總而言之，正如現實主義者所述，軟平衡是至少兩個國家之間建立一個非固定的聯盟，以抵消或者減輕超級大國所採取的對己不利政策。從理論上講，這相當於中小國家對潛在對手存在恐懼或者存在疑慮的情況下，在缺乏軍事實力硬平衡，又不想完全「一邊倒」的追隨政策的狀況下，盡量採取「避險策略」來維護自身利益。<sup>24</sup>在此背景下，軟平衡可能成為避險戰略的一部分。<sup>25</sup>按照軟平衡理論，為什麼俄羅斯、法國以及中國會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這些國家是支持薩達姆·侯賽因入侵科威特的行為嗎？還是為了拯救伊拉克人民，使其免於陷入戰火之中？斯蒂文·布魯克斯(Stephen Brooks)和威廉·沃爾福斯(William Wohlforth)認為，兩者都不是。這些國家的目的是為了遏制和限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可能對自身造成的損害。<sup>26</sup>

## 二、軟平衡的範疇及其不足

軟平衡這一概念自產生以來，對其定義學界就存在眾多分歧。但即便如此，幾乎所有的定義都認為軟平衡就是弱國採取的影響較大國家的所有協調措施。例如羅伯特·帕佩就將軟平衡定義為「軟平衡並不直接挑戰單極領導者的軍事優勢，但他們可能會延遲，複雜化或增加使用軍事力量的成本」；「非軍事工具，如國際機構、經濟國策……可能對單極領導者的軍事行動預期產生有效影響」；「軟平衡是一種不存在正式聯盟的默契平衡。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各國簽訂協定或有限的安全諒解以平衡潛在威脅

---

<sup>24</sup> David C. Kang,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 9, No. 1, p. 6.

<sup>25</sup> Derek McDougall, "Responses to 'Rising China' in the East Asian Region: soft balancing with accommodation", p. 5.

<sup>26</sup> Brooks Stephen and Wohlforth William,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2005), p. 73.

的國家」。<sup>27</sup>根據上述定義，軟平衡的方式就是相對弱國針對超級大國採取的除軍事行動以外的所有協調行動。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中小型國家在面對超級大國的威脅時，完全放棄軍事鬥爭棄械投降，只是說中小型國家在面臨超級大國的威脅時優先採用非軍事的協調措施。

按照保羅(T.V. Paul)的觀點，軟平衡行為通常發生在以下條件：(1) 霸權國的權力地位和軍事行為越來越受到關注，但尚未對超級大國以外的其他大國權力的主權構成嚴重挑戰；(2) 霸權國家是經濟和安全領域的主要公共財來源，不能簡單地被取代；(3) 由於其他國家並非進行公然的平衡，或者因為其他國家沒有用軍事手段直接挑戰其權力地位，所以霸權國家也不能輕易地進行報復。在追求軟性平衡的同時，超級大國以外的其他大國可以與霸權國家接觸，並與之建立起各種制度聯繫，以防止霸權國家採取後續的報復行動。<sup>28</sup>

為規範哪些政策行為屬於軟平衡外交範疇，2005年布魯克斯和沃爾福斯對軟平衡提出了四種不同的解釋：經濟利益，區域安全問題，政策爭議與談判以及國內政治激勵。僅次於美國大國的第一個動機是指他們採取措施擾亂美國的政策，而不是出於遏制美國的意願，而是像往常一樣為其經濟利益服務。無論超級大國在哪裡以及它的想法如何，各國推進經濟計畫和增加國家收入的利益都可以決定其外交政策方向。第二是各國都採取措施提高其周邊地區的安全性。這些政策與美國的霸權無關。強勢的地區大國通常決定相互合作以應對共同威脅。反對美國政策可能是副作用，也可能是這種合作的意外後果。第三是各國可能阻礙而不是削弱美國的政策，但出於討價還價談判的需求，它們反對某些它們認為具有破壞性或不利性的具體政策的方式。因此，他們對美國的反對並不是在所有領域一概反對，而是在某個問題上並且在一段有限的時間內對美國的政策進行反

---

<sup>27</sup> Robert A. Pape,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 36, p. 41-42.

<sup>28</sup> T.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1(2005), p. 59.

對。最後，反對美國的一些政策可以服務於政府的國內利益。當特定國家的人民反對某些美國政策或對美國持消極態度時，這尤其重要。<sup>29</sup>

在現有的文獻中，軟平衡理論大都用於解釋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和德國在 2001 年 911 事件之後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此外還有一些區域大國通過軟平衡方式進行戰略合作的案例，包括中俄關係、<sup>30</sup>伊朗與俄羅斯之間的政治合作，<sup>31</sup>以及歐盟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等。<sup>32</sup>很少有研究較小和較弱的國家對超級大國單邊主義的反應。實際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有許多國家包括南非，肯尼亞，尼日利亞，委內瑞拉、阿根廷等國家都曾採用非軍事手段反對美國對其不利政策。這些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都曾各自組成了一個非正式聯盟，反對對自己的不利政策。尤其是美國在提出「邪惡軸心」、「流氓國家」這些概念之後，許多中小型國家對美國所謂的「預防性戰爭」和「先發制人戰略」越來越報以警惕的態度。儘管這些政策針對的是所謂的「流氓國家」，但它們同樣威脅到尊重各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的一般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些中小型國家或者較弱國家之間的協調行動也應該看成是一種軟平衡行動，而不是僅僅只有俄羅斯、中國和歐洲大國才有可能進行軟平衡行動的可能。印度和伊朗希望通過建立戰略夥伴關係，尋求在美國這一唯一超級大國之下，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可以看做是一種軟平衡。這就打破了該理論認為眾多小國或地區大國只能從遵循、服

---

<sup>29</sup> Brooks Stephen and Wohlforth William,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pp. 79-80.

<sup>30</sup> Henrik Bergfeldt, "Is Soft Balancing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 Empirical Test of the Soft Balancing Theory", <http://lup.lub.lu.se/luur/download?func=downloadFile&recordId=1317375&fileId=1317376>.

<sup>31</sup> Ellie Geranmayeh and KadriLiik, "The New Power Couple: Russia and Iran in the Middle East",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September 21, 2016, <http://www.css.ethz.ch/en/services/digital-library/articles/article.html/fdb96b69-91ca-4f63-897c-5641ae74c36a/pdf>.

<sup>32</sup> Michael Smith, "Between 'Soft Power' and a Hard Place: European Uni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Between the Islamic Worl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6, No. 5(2009), pp. 596-615.

從超級大國意志，才能獲得政治和經濟收益的假設。<sup>33</sup>

當然學術界也有學者對此提出異議，認為這些大國對美國的行為抵制不能被看成是一致行動來遏制美國，而只是一種策略性行為反應。這些國家不是鐵板一塊，沒有組成統一聯盟，各國都或多或少的與美國在各個方面合作。區域性國家由於本身實力所限，更不可能採取對抗美國政策，只能總體上採取順應美國的政策方式，爭取自身最大的利益。但這同樣不是絕對的，在一些特殊的情況之下，區域性的國家還是在某些政策上採取與美國不一致的政策，儘量保護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到國家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等核心利益的時候。例如，2003年土耳其拒絕與美國合作，開放其對伊拉克的北部陣線。按照耶塞特斯(Murat Yeşiltaş)的軟平衡理論分析，土耳其的行為就是為了增加土耳其對美國使用非軍事工具影響力的一項戰略性和結構性的努力，屬於地區性國家的軟平衡外交。<sup>34</sup>

### 參、經濟、政治和安全上尋求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 印度和伊朗

由於歷史原因和地緣因素，印度和伊朗彼此都視對方為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對象。自1993年兩國開始強化彼此之間的友好關係以來，雙方關係得到了很大改善，特別是在能源貿易上。除此之外，雙方還在阿富汗和中亞問題上有著共通的經濟和戰略利益。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之後，印度考慮正式啟動「西望」(Look West)政策，計畫將伊朗作為通向中亞和阿富汗的走廊和重要「門戶」。<sup>35</sup>

<sup>33</sup> Whitaker, Whitaker, Beth Elise, "Soft balancing among weak states? Evidence from Afric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6, No. 5(2010), pp. 1109–1110.

<sup>34</sup> Yeşiltaş, Murat, "Soft balancing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the 2003 Iraq war", *Percepti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5), pp. 25-51, <http://sam.gov.tr/wp-content/uploads/2012/02/MuratYesiltas.pdf>.

<sup>35</sup> M. Mahtab Alam Rizvi and Ashok K. Behuria, "Importance of PM Modi's Visit to Iran":

該地區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局勢為兩國提供了加強在各個領域的合作機會，包括貿易和經濟，連通性以及打擊恐怖主義威脅，激進主義，販毒和網路犯罪。莫迪訪問伊朗期間，兩國簽署了 12 項雙邊諒解備忘錄，<sup>36</sup>其中最重要的是兩國就恰巴爾哈爾港口建設達成了協定。<sup>37</sup>此外，莫迪還與伊朗和阿富汗領導人一起簽署了三邊運輸和過境走廊協定。<sup>38</sup>這些協定的簽訂意味著印度和伊朗雙邊關係突破了過去十年來的不確定狀態，轉向全方位發展。

### 一、能源與經濟關係

能源貿易關係是印度和伊朗關係中最重要支柱之一。長期以來，石油和天然氣貿易是雙方持續穩定合作的基礎。自上世紀 90 年代初以來，能源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印度外交政策中最優先的事項。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印度石油進口因為伊拉克和科威特戰爭遭受重大衝擊之後，作為世界第二大原油生產國，伊朗開始為印度供應石油，並迅速成為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印度第二大石油供應國。2011 年，印度進口石油中的 12% 來自於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ndia”, *Strategic Analysis*, Vol. 40, No. 5(2016), pp. 357-364, <http://dx.doi.org/10.1080/09700161.2016.1209910>.

<sup>36</su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List of Agreements/MOUs signed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Ir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3, 2016,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841/List+of+AgreementsMOUs+signed+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Iran+May+23+2016%23>.

<sup>37</sup>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t Chabahar Connectivity event”,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3, 2016,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838>.

<sup>38</sup>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Chabahar Trilateral Transit Agreement a Great Development in Regional Tie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May 23, 2016, <http://en.mfa.ir/index.aspx?siteid=3&fkeyid=&siteid=3&fkeyid=&siteid=3&pageid=1997&newsview=394374>.

伊朗，<sup>39</sup>伊朗石油出口對象國中，印度佔據第三位，僅次於中國和日本。<sup>40</sup>此後兩國能源貿易因與美國相關出現了明顯波動。2015年伊朗核協定簽署之前，印度對伊朗進口石油出現了明顯下降。從2014-15年的72.9億美元降至2015-16年的44.6億美元。主要的原因是，擔心美國的制裁以及交易支付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sup>41</sup>2015年2月，印度主要石油進口商門格洛爾煉油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Mengalore Refining & Petrochemical Co., Ltd)選擇伊拉克巴士拉石油替代伊朗石油，這主要是為了避免來自外部（美國）的壓力。<sup>42</sup>

表 1：印度從伊朗進口的石油份額（2011-2018 年度）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從伊朗石油進口	總的石油進口	伊朗所占份額	從伊朗進口總額	石油所占份額
2011-12	11,764.01	172,753.97	6.81%	13,790.16	85.31%
2012-13	9,716.39	181,344.67	5.36%	11,594.46	83.80%
2013-14	8,556.95	181,382.59	4.72%	10,307.46	83.02%
2014-15	7,292.13	156,400.01	4.66%	8,955.02	81.43%
2015-16	4,461.57	96,953.06	4.60%	6,278.75	71.06%
2016-17	9,006.29	384,355.56	2.34%	10,506.51	85.72%
2017-18	9,232.61	465,578.29	1.98%	11,111.52	83.09%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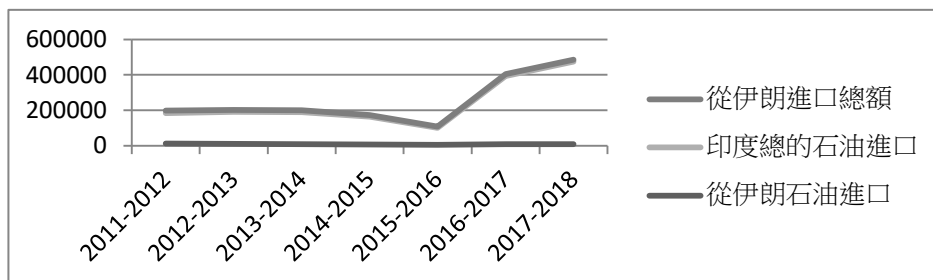
<sup>39</sup>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ndia,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sup>40</sup> “Iran’s oil export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3, 2012,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imagepages/2012/01/07/world/middleeast/07iran-graphic3.html?ref=middle>.

<sup>41</sup> “Iran wants India to pay oil dues in Euros”, *The Economic Times*, February 7, 2016,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foreign-trade/iranwants-india-to-pay-oil-dues-in-euros/articleshow/50887318.cms>.

<sup>42</sup> Nasir Ahmed, “India’s MRPL buys Iraqi Basra oil to replace Iran oil”, *Business Recorder*, February 2, 2015, <http://www.brecorder.com/2015/02/02/221418/>.

圖 1：印度從伊朗進口的石油份額（2011-2018 年度）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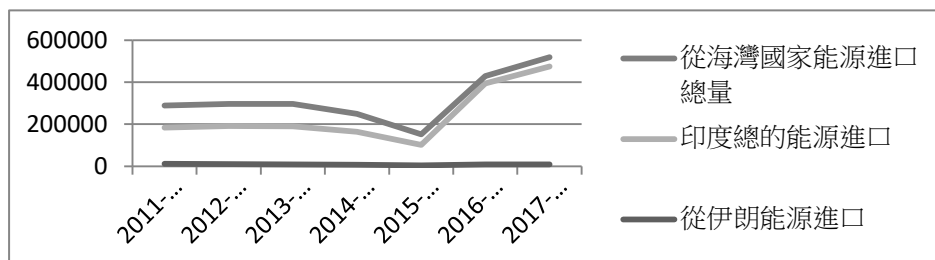
表 2：印度與伊朗的能源進口貿易（2011-2018） 單位：(百萬美元)

	2011-1 2	2012-1 3	2013-1 4	2014-1 5	2015-1 6	2016-1 7	2017- 18
從伊朗進口的能源產品	11,764 .01	9,716. 39	8,556. 95	7,292. 13	4,461. 57	9,006.2 9	9,232. 61
總的能源進口	172,75 3.97	181 , 344.67	181 , 382.59	156,40 0.01	96,953 .06	384,35 5.56	465,5 78.29
總的海灣地區能源進口量	105,05 6.26	105,85 9.15	106,40 0.75	85,300 .30	50,992 .26	35,695. 83	43,17 5.85
占總的能源進口比例 (%)	6.81	5.36	4.72	4.66	4.60	2.34	1.98
占總的海灣地區能源進口比例 (%)	11.09	9.18	8.04	8.55	8.75	25.23	21.38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圖 2：印度與伊朗的能源進口貿易(2011-2018)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2015 年伊朗核協定簽訂之後，兩國之間的能源貿易出現了反彈的趨勢，比 4 月份增加了 39%。門格洛爾煉油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獲得約 100 萬桶和 207,400 桶的天然氣。此外，印度還希望推動或恢復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道。<sup>43</sup>這條管線自 1993 年就開始談判，據估計該管線將大幅增加伊朗天然氣出口，並滿足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但增長的能源需求。由於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大力支持，該管線曾被看成該地區獲得和平與穩定的一個機會。2010 年 5 月，伊朗和巴基斯坦簽署了推動該管線的協議，並同意印度隨後加入。然而由於印巴之間的再次衝突，安全原因以及美國的反對，該項目再次擱置。儘管印度宣稱有意參加該項目，但是 2007 年其退出三邊會談。與此同時，印度對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的油氣管道項目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原因在於該專案是美國「新絲綢之路計畫」設想的一部分，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sup>44</sup>

<sup>43</sup> “India’s May Iran oil imports hit highest since March 2014”,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2, 2015,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industry/energy/oil-gas/indias-may-iran-oil-imports-hit-highest-since-march-2014/articleshow/47513620.cms>.

<sup>44</sup> Hongzhou Zhang,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10, No.3(2015),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9129376\\_Building\\_the\\_Silk\\_Road\\_Economic\\_Belt\\_Challenges\\_in\\_Central\\_Asia](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9129376_Building_the_Silk_Road_Economic_Belt_Challenges_in_Central_Asia).

儘管如此，印度和伊朗之間的能源貿易仍舊取得了一定進展。伊朗國家天然氣出口公司(National Iranian Gas Exports Company)計畫通過建設一條耗資 45 億美元聯結恰巴哈爾港和古吉拉突邦(Gujara)的「最長的海底管道」輸送油氣至印度。<sup>45</sup>此外，印度計畫從伊朗進口 600 萬桶石油建立戰略石油儲備。<sup>46</sup>根據資料統計，2016 年印度購買了 47.3 萬桶/天的伊朗石油來滿足其日益擴大的煉油產能，而 2015 年的購買量僅為 20.83 萬桶/天。2016 年 2 月該數字達到了 54.66 萬桶/天。<sup>47</sup>

由於特朗普宣稱將會廢除伊朗核協議所帶來的憂慮，加之伊朗沒有向印度公司開放一處油氣田開發權，2017 年印度從伊朗石油進口情況再次大幅下降。據湯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石油研究與預測」(Thomson Reuters Oil Research & Forecasts)所整合的資料以及船運跟蹤資料顯示，印度 2017 年 8 月份從伊朗進口的天然石油 33.34 萬桶，為 2016 年 2 月以來的最低水準，同比下降約 42%；資料還顯示，8 月份從伊朗進口量比 7 月份下降 19.2%。<sup>48</sup>

能源貿易跌宕起伏的狀況也反映在整個印度與伊朗的經濟關係之中。儘管由於美國的制裁，印度與伊朗的雙邊經濟關係仍舊是反映雙方關係的晴雨錶。2010-2011 年印度和伊朗雙邊貿易額為 136.7 億美元。如表 3 所示：2012-13 年，對伊朗出口額達 33.5 億美元；2015-16 年下降至 27.1

---

<sup>45</sup> “Iranian gas to reach India via longest submarine pipeline”, *Mehr News Agency*, August 9, 2016, <http://en.mehrnews.com/news/118767/Iranian-gas-to-reachIndia-via-longest-submarine-pipeline>.

<sup>46</sup> Nidhi Verma, “India set to buy Iran oil for emergency reserves: sources”, *Reuters*, September 20, 2016,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us-india-iran-oilidUSKCN11Q0P4>.

<sup>47</sup> Nidhi Verma, “India’s 2016 Iran oil imports hit record high – trade”, *Reuters*, February 1, 2017, <http://in.reuters.com/article/india-iran-oil-idINKBN15G3XR>.

<sup>48</sup> “India’s Iran Oil Imports Drop to 18-Month Low Saturday”, *Financial Tribune*, September 15, 2017, <https://financialtribune.com/articles/energy/72433/india-s-iran-oil-imports-drop-to-18-month-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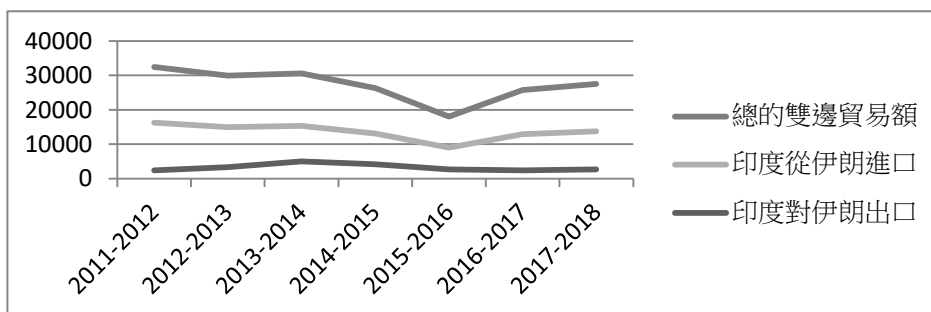
億美元。印度 2012-13 年進口額為 115.9 億美元，但 2015-16 年下降至 62.7 億美元。但是伊朗核協定簽訂之後，兩國雙邊貿易總額再次上揚至 2018-2018 年度的 137.63 億美元。

表 3：印度和伊朗雙邊貿易 2011-2018 單位：(百萬美元)

	2011-12	2012-13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印度對伊朗出口	2,411.3	3,351.07	4,971.35	4,175.06	2,718.51	2,379.61	2,652.37
印度從伊朗進口	13,790.16	11,594.46	10,307.16	8,955.06	6,278.75	10,506.51	11,111.52
總的雙邊貿易額	16,201.48	14,945.53	15,278.51	13,130.08	8,997.26	12,886.12	13,763.89
伊朗占印度總貿易額 (%)	2.04	1.89	2.00	1.73	1.41	1.80	1.63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圖 3：印度和伊朗雙邊貿易 2011-2018 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除了石油之外，雙方主要的貿易產品是農業產品、資訊技術、石化產品等等。從表 4 可以看出，從 2013-2014 印度從伊朗進口最多的十類產品

(基於 HS 編碼)中，有五種商品處於負增長。從伊朗進口產品占印度進口總額的比例下降 13.12%，印度總進口額也下降 0.48%。2016-2017 年比 2015-2016 前十位貿易總額增長了 40%。

表 4：2013-17 印度從伊朗進口的前十位元產品 (基於 2 位元數位 HS 編碼)

單位：(百萬美元)

HS 編碼	商品名	2013-14	2014-15	%增長	2015-16	2016-17	%增長
27	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礦物蠟	8,556.95	7,292.13	-14.78	4,461.57	9,006.29	101.86
29	有機化學品	502.17	637.73	26.99	533.14	505.66	-5.16
28	無機化學品；有機或無機化合物的貴金屬，稀有金屬或放射性物質或者同位素	279.20	430.43	54.17	342.79	212.34	-38.06
31	肥料	559.55	230.09	-58.88	509.14	315.63	-38.01
39	塑膠及其製品	134.20	127.27	-5.16	175.72	110.83	-36.93
08	食用水果和堅果；果皮或柑橘類水果或瓜類	67.74	104.66	54.5	106.77	138.73	29.93
38	雜項化學產品	43.17	38.95	-9.77	68.84	42.45	-38.34
41	生皮和毛皮(除毛皮外)和皮革	13.95	18	29.07	11.70	11.28	-3.63
25	鹽；硫；泥和石頭；抹灰材料；石灰和水泥	19.62	17.46	-11.03	21.42	39.47	84.27
70	玻璃和玻璃器皿	2.82	13.73	386.78	18.33	27.13	48.06
	從伊朗進口	10,307.16	8,955.02	-13.12	6,249.42	10,409.81	40%
	印度總進口額	450,199.78	448,033.40	-0.48	381,006.63	384,355.56	0.88

	伊朗占比	2.2895	1.9987		1.6479	2.733 5	
--	------	--------	--------	--	--------	------------	--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 二、政治關係

印度對伊朗的政治關係從獨立以來歷經了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印度到蘇聯解體。在這期間，兩國關係由於冷戰基本上處於冷漠狀態。印度雖然發起了不結盟運動，但其在政治好感上仍舊靠近東方，與蘇聯陣營靠攏；伊朗則作為《巴格達條約》成員則加入西方集團。1979 年伊朗革命之後，雖然印度期望與伊朗迎來一個密切合作的時代，但是雙方的關係仍舊處於緊張狀態，沒有多少改善。原因在於：第一，伊朗革命之後，提出「既不靠近東方，也不靠近西方」的政策，採取在東西方中的中立政策。第二，蘇聯入侵阿富汗。在此時的阿富汗，伊朗支持反蘇的北方聯盟，而印度站在蘇聯支持下建立的政權一方。第三，在兩伊戰爭中，印度支持伊拉克；而伊朗則受到與印度在喀什米爾競爭的巴基斯坦支持。即便如此，兩國仍舊存在一些來往。總體而言，在冷戰結束之前，雙邊關係仍主要是交易性的，並且基於印度對伊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儲量的依賴性而日益增加。即使在冷戰結束後，印度開始經濟改革，兩國之間的關係由於地緣政治和其它考慮升溫和擴大，但能源關係仍然是兩國關係的基石。

第二階段，從冷戰結束至 2001 年的「9.11」事件之間。在這期間，印度和伊朗在政治層面上的關係迅速改善。冷戰後期，蘇聯從阿富汗撤出之後，兩國關係日益密切。由於伊朗繼續支持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印度也轉而反對與巴基斯坦有聯繫的塔利班。兩國的立場再次彙聚在同樣的安全問題上。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兩國啟動了通過伊朗和阿富汗將貨物從印度運往俄羅斯的新計畫。印度還為伊朗能源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出口市場，也為伊朗規避美國制裁提供了新的途徑。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兩國之間簽

署了恢復經濟，貿易甚至安全關係的法律文件。<sup>49</sup>2001 兩國簽署了防務合作諒解備忘錄，包括了從海軍聯合演習和軍火貿易到印度參與在伊朗港口安裝軍艦修理設施的一系列軍事合作。<sup>50</sup>

雖然在此期間雙邊關係有所改善，但雙方在北約對阿富汗的入侵以及彼此的核計畫上都存在不同意見。然而，儘管存在這些歧見，在此階段，印度和伊朗之間的整體外交和經濟關係仍有所改善和加深。印度逐漸成為伊朗石油出口的最佳客戶之一。

第三階段，2002 年以來至今，雙方關係處於起伏不定的狀態之中。2003 年伊朗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對印度進行了歷史性訪問，兩國簽署了「德里宣言」以及「戰略合作路線圖諒解備忘錄」。<sup>51</sup>根據檔案，兩國將在未來 5 年內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種廣泛的法律，政治和技術合作被視為伊朗和印度之間戰略聯盟的一種方式，蘭德研究所(Rand Corporation)稱其為「德黑蘭-新德里軸線」。<sup>52</sup>總的來講，在伊朗核問題的爭端升級之前，伊朗與印度之間的關係非常具有建設性和積極性，甚至可以用聯盟來形容彼此之間的關係。

然而，印度和伊朗相互合作進程因為伊朗核問題而再次陷入低潮。儘管雙方在外交，政治，經濟和技術發展等方面仍有所來往，但穩定和持久的戰略合作幾乎無法實現。核問題作為十多年來影響整個伊朗外交關係的最重要因素，擾亂了自 2005 年以來雙方關係的上升趨勢。一方面，印度

---

<sup>49</sup> 趙興剛，《回顧與前瞻：1947 年以來的印度伊朗關係》，《西北大學學報》，第 34 卷第 3 期（2004 年），頁 120-124。

<sup>50</sup> 同上註。

<sup>51</sup> Shubhajit Roy, "How Chabahar Port could bring India and its partners a new spring", *The Indian Express*, December 4, 2017,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how-chabahar-port-could-bring-india-and-its-partners-iran-afghanistan-and-a-new-spring-4966443/>.

<sup>52</sup> D Suba Chandran, "India's Chabahar endgame", *Daily Times*, November 3, 2017, <https://dailytimes.com.pk/133765/if-there-is-a-pakistan-angle-to-indias-chabahar-strategy-it-should-be-about-wagah-and-not-gwadar/>.

與美國合作換取美國對其經濟和民用核計畫的支持。2005 年，印度與美國在民用核協議問題上取得突破，並於 2006 年 3 月達成了歷史性協議，美國與印度更加接近。印度同意將其民用和軍用核設施分開，並同意將其所有民用核設施置於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監督之下，以換取美國同意印度發展民用核能計畫。另一方面，印度於 2005 年 9 月和 2006 年 2 月在國際原子能機構兩次投票反對伊朗。作為回應，伊朗警告重新考慮與印度的經濟合作。<sup>53</sup>此外，通過巴基斯坦稱為「和平管道」將伊朗液化天然氣運輸到印度的項目的談判也停滯不前。在阿富汗，印度對繼續與伊朗合作的興趣減少，並與美國進行更多協調。此後，印度受到美國的壓力，儘管依賴這種進口，但卻減少了對伊朗原油的採購（參見表 1）。總而言之，儘管印度和伊朗繼續在經貿領域進行合作，但由於核爭端以及伊朗和西方之間緊張局勢的升級，雙方期望形成的戰略夥伴關係再次停滯不前。

經過國際社會多輪磋商，伊朗核問題在 2014 年底出現了曙光。2015 年伊朗與 6 國達成關於核問題的全面協議。<sup>54</sup>印度與伊朗的關係又重新走向改善。特別是莫迪政府上臺之後，雙邊高層官員來往頻繁。其中 2016 年 5 月莫迪對伊朗的訪問是過去 15 年來印度總理首次對德黑蘭的正式訪問。雙方在開發恰巴哈爾港、實現阿富汗穩定、反恐合作以及加強能源和商業關係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此前由於美國對伊朗施加的制裁時間延長，雙邊關係仍受阻，因此莫迪總理此次訪問主要集中在鞏固兩國關係以及港口連通性和南北交通走廊等問題上。<sup>55</sup>

---

<sup>53</sup> Seyed Hossein Mousavian and Mohammad Mehdi Mousavian, "Building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Journal for Peace and Nuclear Disarmament*, Vol. 1, No. 1(2018).

<sup>54</sup>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 支援伊朗核問題的協議〉，《新華社》，2015 年 7 月 20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20/c\\_1115984325.htm](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7/20/c_1115984325.htm)。

<sup>55</sup> Dipanjan Roy Chaudhury, "India-Iran relations: Foreign Secretary S. Jaishankar to visit Iran this month; focus on Chabahar project", *The Economic Times*, June 6 2015, <http://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politics-and-nation/indiairan-relations-foreign-secretary-s-jaishankar-to-visit-iran-this-month-focus-onchabahar-port/articleshow/47564023.cms>.

表 5：雙方人員往來一覽表（2013-2016）

序號	日期	人員
1	2013 年 8 月	伊朗外交部長賈瓦德紮裡夫(Mohammad Javad Zarif)訪問印度
2	2015 年 5 月	印度航運和公路運輸和公路部長加德卡裡(Nitin Gadkari)訪問伊朗
3	2015 年 6 月	伊朗最高領袖顧問努爾 (Ayatollah Ali Akbar NateghNour)與查漠和克什米爾首席部長穆夫提穆罕默德賽義德(Mufti Mohammad Sayee)舉行座談
4	2015 年 6 月	外交秘書蘇傑生(S. Jaishankar)訪問伊朗
5	2015 年 7 月	兩國領導人在烏髮(Ufa)上海合作組織會議上見面
6	2015 年 12 月	印度外交部長蘇斯馬·斯瓦拉傑(SushmaSwawaj)和伊朗經濟事務和財政部長阿裡·塔伊布尼亞(Ali Tayebnia)舉行會談
7	2016 年 2 月	印度外交部長斯瓦拉傑和伊朗副外長在新德里進行外事磋商
8	2016 年 4 月	印度外交部長斯瓦拉傑訪問伊朗
9	2016 年 5 月	印度總理莫迪訪問伊朗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印度外交部網站不完全統計。

[https://www.mea.gov.in/outgoing-visits.htm?2/outgoing\\_visits](https://www.mea.gov.in/outgoing-visits.htm?2/outgoing_visits).

在莫迪訪問伊朗期間，雙方簽署了與社會文化關係，外交政策，科技，港口發展，海事合作，交通運輸，檔案合作和出口有關的 12 個諒解備忘錄或協議。莫迪的訪問進一步表明了這個能源豐富國家的重要性，雖然印度由於外部壓力而難以發揮其對印度的最大促進潛力。與此同時，儘管大多數討論集中在與商業貿易，互聯互通和基礎設施發展有關的問題上，但雙方開始涉及安全領域問題。兩國領導人都認識到來自非國家行為者的安全挑戰，同意彼此分享情報並大力打擊恐怖主義。



表 6：2016 年印度與伊朗簽訂 12 備忘錄主要內容

序列	名稱	主要內容
1	印度 - 伊朗文化交流計畫	目標是將文化交流專案延長至 2016-2019 年，涵蓋文化和藝術領域；廣播、電視、大眾媒體和電影；以及相關的一般條款和財務條款。
2	印度外交部(MEA)與伊朗外交部(MoFA)就政府間政策對話與智庫互動的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尋求建立聯合秘書/總幹事政策對話，並鼓勵雙方智囊團之間建立新的體制機制。還有關於具有區域和全球意義的當代問題會議的規定。
3	印度外交學院與伊朗外交學院合作備忘錄	這份諒解備忘錄旨在加強雙方在訓練外交官和交流傑出演講者方面的合作。
4	印度科技部與伊朗科學技術部，科學技術領域合作研究與技術部之間的合作協定備忘錄	根據 2003 年智慧財產權諒解備忘錄充實了雙方的具體合作關係，涵蓋經驗交流，研討會，會議等領域。
5	印度伊斯蘭文化關係委員會與伊斯蘭文化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關係組織之間的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規定了 ICCR 和 ICRO 之間合作的體制機制，並規定了合作的方式。
6	由印度港口全球私人有限公司 [India Ports Global Private Limited] 和伊朗的阿巴斯港口公司(Arya Banader)聯合進行恰巴哈爾港口的開發和運營的合同	該合同設想開發和運營 10 年的兩個碼頭和 5 個具有[多用途和一般]貨物處理能力的泊位。
7	印度進出口銀行 (EXIM)與伊朗港口和海事組織[PMO]就恰巴哈爾港口專案的具體條款達成諒解備忘錄	本諒解備忘錄旨在為恰巴哈爾港口提供 1.5 億美元的信貸。
8	EXIM 銀行與伊朗中央銀行之間の確認聲明	為建設恰巴哈爾港口進口鋼軌提供最高達 3000 億盧比的信貸。
9	印度 ECGC [出口信用擔保公司]與伊朗出口	該諒解備忘錄試圖建立 ECGC 和 EGFI 之間的合作框架，以支持和鼓勵印度與伊朗

	擔保基金(EGFI)之間的諒解備忘錄	之間的對外貿易和外國投資，並在適當的情況下提供來自各自國家的貨物和服務作為專案的一部分提供給第三國
10	國家鋁業有限公司(NALCO)與伊朗礦業與採礦業發展和改革組織(IMIDRO)之間的諒解備忘錄	目標是雙方共同探討在伊朗成立合資企業的冶煉廠和/或與伊朗冶煉廠簽訂收費安排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業務合作(包括銷售氧化鋁)等等
11	印度鐵路建設公司(IRCON)與伊朗運輸和基礎設施公司(CDTIC)的建設，發展之間的諒解備忘錄	諒解備忘錄將幫助 IRCON 為建設恰巴哈爾港-贊黑丹(Zahedan)鐵路線提供必要的服務，該鐵路線是印度，伊朗和阿富汗三方協議過境和運輸走廊的一部分。IRCON 提供的服務包括所有上層建築工程和為該專案提供資金(約合 16 億美元)。
12	印度國家檔案館與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國家圖書館和檔案組織之間的合作諒解備忘錄	通過交換手冊，指導方針，規則，出版物和其他關於檔案主題的特殊文獻，促進檔案事項領域的資訊和知識交流。

資料來源: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List of Agreements/MOUs signed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Iran" May 23, 2016,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841/List+of+Agreements+MOUs+signed+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Iran+May+23+2016%23>.

### 三、安全與軍事關係

印度和伊朗的軍事安全合作較為有限，即便在 2015 年伊朗核協議簽訂之後也是如此。兩國在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主要集中於海軍演習、資訊交換和情報搜集、軍事訓練、打擊海盜和反恐合作上。在美國對伊朗制裁解除後，兩國逐漸恢復了在軍事安全方面的合作。2015 年 8 月，印度海軍代表團對伊朗進行了為期 5 天的訪問；<sup>56</sup>同年，伊朗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阿梅爾·賽義德·伊拉文(Amer Syed Iraven)訪問印度，雙方討論了雙邊和

<sup>56</sup> "Two Indian Naval Ships Visit Ira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August 28, 2015,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26432>.

共同利益問題。<sup>57</sup>2016年6月初兩國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進行了聯合演習。<sup>58</sup>

印度和伊朗在阿富汗有著共同的安全利益。雙方都希望能在阿富汗擴大影響以抵消巴基斯坦的影響力。塔利班興起以來，伊朗和印度自上世紀90年代初就一起支持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2001年阿富汗戰爭之後，美國所支持卡爾紮伊政府也同樣受到印度和伊朗支持，雙方都為阿富汗新政府提供了資金和商業援助。2001-2016年印度已經對阿富汗援助了20億美元，在所有對阿援助國家中居於第五位。<sup>59</sup>伊朗也聲稱對阿富汗援助了40億美元。<sup>60</sup>雙方在阿富汗問題上都彼此相互依賴，特別是在增強阿富汗的經濟存在上。為此，雙方簽訂了共同開發伊朗恰巴哈爾港，並修建紮拉尼(Zarani)-德拉拉姆(Delaram)公路以便使阿富汗聯通到恰巴哈爾港，為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亞的商業和貿易提供便捷通道。該專案是印度提出的「南北走廊」計畫的重要節點工程。

恰巴哈爾港是2016年兩國總理簽署協定的重要內容之一。早在上世紀90年代伊朗就邀請印度承包商開發該港口，<sup>61</sup>但是由於伊朗資金匱乏，最終停工。該項目伊朗、印度和阿富汗都期望獲得收益。在短期內，印度的

---

<sup>57</sup> “Visit of Deputy Secretary of Suprem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of Iran”,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4 July 2015,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23659>.

<sup>58</sup> “Iran, India hold first joint naval exercise since lifting of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Defence News (India)*, <http://www.defencenews.in/article/Iran,India-hold-first-joint-naval-exercise-since-lifting-of-international-sanctions-5564>.

<sup>59</sup> Mullen, Rani D, “Indi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will it chang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paradigm?”, <http://www.iilj.org/newsandevents/documents/mullen.pdf>.

<sup>60</sup> Carlotta Gall, “In Afghanistan, U.S. Exits, and Iran Come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8/05/world/asia/iran-afghanistan-taliban.html>.

<sup>61</sup> Praveen Swami, “Why Chabahar Deal Is a Rebellion against History”, *The Indian Express*, May 27, 2016, <http://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narendra-modi-iran-visit-chahbahar-port-deal-india-iran-2819249/>.

目標是重建與伊朗的石油合作關係。從長遠來看，印度的目標是創建一條與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相同的高效貿易路線。伊朗則希望從這項工程中獲得最大利益。通過該項工程吸引印度投資，將有利於其可以重新融入全球社會，並從對其嚴厲制裁中恢復過來。這項工程在伊朗被解除制裁之後進展較為順利。截至目前，根據 2018 年 2 月 17 日印度和伊朗簽訂的協議，印度對恰巴哈爾港享有 18 個月的經營控制權。<sup>62</sup>即便如此，兩國在開發該港的前景問題上仍面臨陰影。美國雖然沒有明確反對，但是由於特朗普廢除伊朗核協定，印度對伊朗的投資是否能夠持續伊朗也存在疑慮。這從 2018 年 3 月伊朗外交部長公開邀請中國和巴基斯坦參與恰巴哈爾港建設可見一斑。他說：「我們提出參加中巴經濟走廊，向巴基斯坦和中國提出了參與恰巴哈爾港建設的邀請」。<sup>63</sup>

反恐領域的安全合作是印度和伊朗都很重視的另一個領域。這主要是由於兩國都受到恐怖組織的不同程度的滲透。在雙方領導人的會談中，如何應對恐怖主義一直是重點領域之一。2015 年莫迪在訪問伊朗期間表示：「我們對本區域不穩定，激進主義和恐怖主義勢力擴散感到擔憂。我們已同意密切和定期就打擊恐怖主義，激進主義，販毒和網路犯罪的威脅進行磋商。我們還同意加強兩國國防和安全機構之間在區域和海上安全方面的互動」。<sup>64</sup>2015 年 8 月，伊朗外交部長提到阿富汗境內威脅來自伊斯蘭國 (ISIS)，並尋求與印度在更廣泛地區應對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威脅方面的合

<sup>62</sup> 〈巴基斯坦錯失良機，印度搶先一步奪得伊朗恰巴哈爾港控制權〉，《搜狐新聞》，2018 年 2 月 27 日，[https://www.sohu.com/a/224376178\\_100080233](https://www.sohu.com/a/224376178_100080233)。

<sup>63</sup> Shailaja Neelakantan, "Iran says it has offered Pakistan and China participation in India's Chabahar project",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13, 2018,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iran-says-it-has-offered-pakistan-and-china-participation-in-indias-chabahar-project/articleshow/63282800.cms>.

<sup>64</sup> "Media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during his visit to Ir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3, 2016, <http://mea.gov.in/outgoing-visit-detail.htm?26840/Media+Statement+by+Prime+Minister+during+his+visit+to+Iran+May+23+2016>.

作。2016年8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SNSC)領導人阿裡·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對印度的訪問也可被視為加強與安全有關的合作的舉措。<sup>65</sup>

此外，兩國在海上方面的合作也有所進展。印度在使用和維護俄制軍事裝備方面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並正在幫助伊朗開發適用於溫暖波斯灣水域的潛艇電池。2018年2月17日，兩國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表明：「雙方表示有興趣加強海上領域的合作可能性，並同意開展對話，探討國防領域的合作措施，包括海軍艦艇互訪、培訓和防務代表團之間的定期交流」。<sup>66</sup>

顯然，印度在冷戰後無論是出於地緣政治因素、能源安全還是軍事等方面都將伊朗看成是促進其利益的關鍵合作夥伴。

#### 肆、美國對印度和伊朗關係發展的限制性影響

從印度和伊朗的能源與經濟關係的起伏不定、政治關係的冷暖變化以及軍事安全關係的起起伏伏，可以看到印度發展與伊朗的關係是有著深厚的能源與地緣戰略安全需求。伊朗對於發展與印度的關係也有著內在的必然邏輯，因為伊朗已經被西方國家制裁多年，也需要在戰略上尋求突破的方向。儘管有上述各領域多形式的合作，但美國因素仍將限制著印度與伊朗接觸的程度。目前特朗普政府已表明其對印度與伊朗關係的影響。事實上自2000年以來美國就一直設法阻止印伊主動接近的趨勢。針對伊朗與印度的關係加強的趨勢，美國對此不甚樂意，美國甚至一度以減緩美印雙邊關係施壓印度降低與伊朗的友好關係的升溫。<sup>67</sup>「儘管人們一直擔心印

---

<sup>65</sup> “Top Iranian Security Official Due in India for Talks”, *Tasnim News Agency*, August 25, 2016, <https://www.tasnimnews.com/en/news/2016/08/25/1168133/top-iranian-security-official-due-in-india-for-talks>.

<sup>66</sup> “India, Iran to boost maritime, defence cooperation”, *Business Standard*, [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news-ani/india-iran-to-boost-maritime-defence-cooperation-118021700641\\_1.html](https://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news-ani/india-iran-to-boost-maritime-defence-cooperation-118021700641_1.html).

<sup>67</sup>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The Iran deal: Implications for U.S.-India relations.” *Brooking*, April 28, 2015,

度在政策制定中保持其獨立性，但新德里認識到與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建立戰略關係有著無可爭辯的好處，很少有人認為印度能夠在沒有這一重要聯盟以及獲得技術和軍事專業知識的情況下實現其所有目標。<sup>68</sup>互惠互惠的印度和伊朗雙邊關係在美國壓力下蹣跚前行。

### 一、美國對伊朗加強與印度關係外交政策選擇的影響

伊朗轉向東方並非巧合，而是其針對外部戰略環境，減輕其戰略壓力的自然選擇。在伊朗革命之後，美國雖然對伊朗實施了遏制政策，但是直到冷戰結束前，美國的行為並沒有讓伊朗感覺到領土主權受到直接的強烈威脅。在美國將伊朗定義為「邪惡軸心」成員，<sup>69</sup>並在隨後入侵「邪惡軸心」伊拉克的時候，伊朗感到很震驚。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原因是因為其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伊朗也同樣被美國多次指責以「和平利用核能」為掩護秘密發展核武器。

冷戰之後，在伊朗周邊美國所發動的戰爭與軍事行動與周邊大量的軍隊駐紮促使伊朗不得不考慮國家的領土安全。<sup>70</sup>有伊拉克前車之鑒，伊朗不得不懷疑下一個美國軍事對象是否是自己，其核計畫更是加重了這種猜疑。作為對策，伊朗只能採取加強與其它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盡量降低美國的遏制壓力至最小程度。而沒有選擇與美國直接軍備對抗，畢竟軍事對抗不是最優選擇。前兩任伊朗總統穆罕默德·哈塔米和馬哈茂德·艾哈邁

---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4/28/the-iran-deal-implications-for-u-s-india-relations/>.

<sup>68</sup> M. K. Bhadrakumar, "India on the Front Line in Energy War," Asia Times Online. 轉引自 C. Christine Fair, "India and Iran: New Delhi's Balancing Ac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3(2007), p.155。

<sup>69</sup> 「邪惡軸心」是美國總統喬治布希於2002年提出的，他將那些「支持恐怖分子的政權」形容為「邪惡軸心國」，其中明確指出的國家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朝鮮。

<sup>70</sup> 冷戰後，美國在伊朗周邊發動的戰爭和軍事行動有兩次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並常年駐紮在阿富汗伊拉克兩國。此外，美國還入侵索馬里、美軍飛機空襲巴基斯坦西部等。

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都採取了相類似的政策，只不過哈泰咪時代主要想利用歐洲大國的力量來平衡美國，而內賈德時期不再選擇與西方國家合作，而是往東方國家靠攏。這就是伊朗從 2006 年開始實施的「仰望東方」(look to the East)戰略，一直到其任期結束。俄羅斯、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逐漸取代歐洲列強成為伊朗對抗美國壓力的重要夥伴國家。兩任總統共通的戰略是都將印度作為重要交好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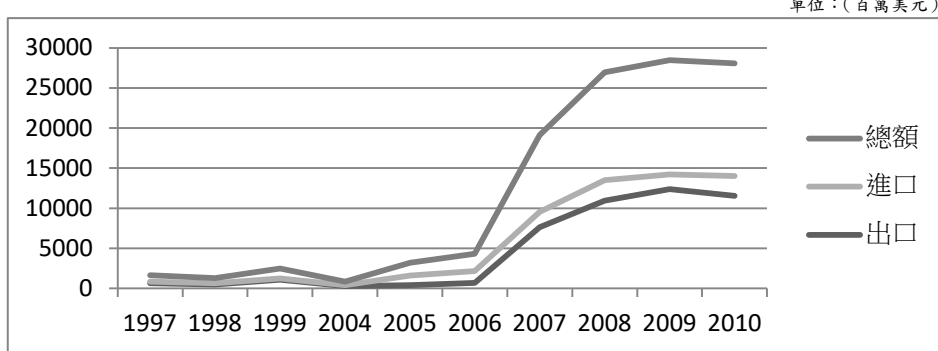
伊朗試圖通過贏得歐洲大國支持的同時保持與東方大國的建設性關係，來避免其核問題被攤牌。由此伊朗實施了針對伊朗加強與印度的關係，美國對此不甚樂意，甚至印度和伊朗的友好關係一度成為美印關係升級的障礙。<sup>71</sup>該政策旨在使伊朗有機會加強與東方國家的關係，以此作為反對西方列強的平衡。最終目的是使伊朗能夠在美國施加的壓力下生存下來，並改善對伊朗的核政策。2003 年一方面迫於壓力與英國、法國和德國簽訂了關於核問題的德黑蘭宣言，<sup>72</sup>另一方面為轉移壓力而與印度簽署了進行戰略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在此背景下，印度與伊朗之間的經貿能源關係迅速發展，政治關係也日漸熱絡，雙方在軍事安全方面甚至還取得了一定合作進展。2006 至 2013 年期間，伊朗向東靠攏，遠離西方的平衡做法更是十分明顯。印度作為其政策發展的重要對象，雙邊各方面的關係尤其是經貿關係成果斐然（參見下圖 5）。

---

<sup>71</sup> Waheguru Pal Singh Sidhu, "The Iran deal: Implications for U.S.-India relations," *Brookings*, April 28, 2015,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5/04/28/the-iran-deal-implications-for-u-s-india-relations/>.

<sup>72</sup> "Full text: Iran declaration", *BBC*, October 21, 2003, [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211036.stm](http://news.bbc.co.uk/2/hi/middle_east/3211036.stm).

圖 5：1997-2010 印度與伊朗進出口貿易



資料來源：Department of Commerce Export Import Data Bank,  
<http://commerce-app.gov.in/eidb/default.asp>.

與印度加強關係自然是伊朗順理成章之事，這在歷史上和地理上都是合理的。<sup>73</sup>其邏輯非常明確，伊朗需要與印度協調關係，將其作為抵制西方經濟制裁和政治壓力杠杆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增強與印度的關係，加強與印度在經貿，特別是能源貿易上的往來，是一種將經濟作為推動政治目標的工具。這種關係的進一步擴展就體現在軍事和安全上面。2003-2006年期間，伊朗和印度舉行了兩次海上軍事演習。一次是哈塔米時期的2003年3月海上軍事演習，另外一次是內賈德時期的2006年3月海上軍事演習。這種關係的進展在美國日益對伊朗惡意增長背景下，顯得十分突出。兩者之間在能源貿易、軍事安全上面合作的進展使得印度在美國對伊朗的核政策上出現猶豫和搖擺。

在伊朗核問題的初始階段，印度不支持美國孤立伊朗的政策並迫使其放棄核計畫的舉措，甚至部分戰略人士走得更遠。例如，2005年納瓦爾·辛格(Natwar Singh)在印度工業聯合會(CII)組織的一項活動中公開發達了對印度與美國地緣政治和軍事關係的迅速發展的擔憂。他說，如果在下一次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上提交的有關伊朗核計畫的決議比9月份會議上所

<sup>73</sup> Adami Ali, "The strategy of look to the east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Views, ground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Studies*, Vol. 2, No. 7(2010), pp.97-98.



接受的會議更嚴厲，他會建議印度投反對票。<sup>74</sup>2012年10月，在談到對伊朗的石油禁運時，印度石油部長加帕爾·雷迪(Jaipal Reddy)說：「印度不會減少或增加從伊朗進口的原油」。<sup>75</sup>民族主義色彩濃厚的莫迪上臺之後，伊朗總統哈桑·魯哈尼(Hassan Luhani)進一步在能源貿易、軍事安全和政治往來方面加深了與印度的來往。

通過實施「仰望東方」戰略，伊朗與包括與包括印度在內的東方國家靠攏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伊朗訴諸非軍事工具緩解了美國對其不利政策的後果。

## 二、美國對印度加強與伊朗關係外交政策選擇的影響

印度加強與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受到美國因素的影響。雖然印度認為與美國在很多方面戰略目標方面一致，但在與伊朗的關係上，兩國在目標和觀點上存在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印度與伊朗之間的關係。在西方對伊朗實施制裁期間，印度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合作，減少從伊朗的石油進口，同時也阻礙向伊朗支付其購買石油的欠款就是明顯的例證。<sup>76</sup>

事實上印度與伊朗的關係一直以來都在印度與美國的談判中面臨壓力，特別是在2005至2008年印美核協議簽署談判期間。<sup>77</sup>印度為了換取美國對其核大國地位的承認，在對伊朗關係上採取了靠近美國的方式。也就是說，圍繞印美核合作的現實也使印度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美國正是通過2006年簽署的「海德法案」(The Hyde Act)來控制印度的核計畫。<sup>78</sup>這使

---

<sup>74</sup> Arun Kumar and Keith Jones, "India: Removal of foreign minister points to struggle over extent of US ties", *World Socialist Web Site*, November 22, 2005, <https://www.wsws.org/en/articles/2005/11/ind-n22.html>.

<sup>75</sup> Nigar Orujova, "Imports of Iranian crude falling", *Azernews*, October 31, 2012, [http://www.azernews.az/oil\\_and\\_gas/45629.html](http://www.azernews.az/oil_and_gas/45629.html).

<sup>76</sup> Amirthan, "What are India, Iran, and Afghanistan's Benefits," p. 89.

<sup>77</sup> Jayshree Bajoria and Esther Pan, "The U.S.-India Nuclear Deal," Backgrounder,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5, 2010,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us-india-nuclear-deal>.

<sup>78</sup> Sharon Squassoni, "The U.S.-Indian Deal and Its Impact",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 July 2,

得印度在國際核問題上獨立的空間有限。「海德法案」明確規定評估「印度是否充分和積極參與美國以及國際社會勸阻，隔離並在必要時制裁並遏制伊朗的努力」。<sup>79</sup>在 2005 年 9 月印度外交部長訪美時，美國政府官員警告印度，如果印度在伊朗核問題上不採取與美國合作態度，那麼美國和印度達成的民用核能協議可能會被國會拒絕。<sup>80</sup>因此，儘管在最初印度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力，但是在 2006 年 3 月印美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定前後，印度在國際原子能機構轉變立場並兩次支持對伊朗的決議，一項是譴責伊朗在 2005 年違反其核保障承諾，另一項決議在 2006 年將伊朗核問題送交聯合國安理會。前總理曼莫漢·辛格的首席發言人兼媒體顧問桑賈亞·巴魯(Sanjaya Baru)稱，這是印度與伊朗關係的最低點，因為前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批評印度與美國的關係。<sup>81</sup>

即使印度 2006 年 2 月在原子能機構投票贊成對伊朗核問題決議之後，美國國會中的許多議員仍然要求印度放棄與伊朗的所有軍事合作。在美國壓力下，印度實施了對伊朗的制裁。2012 年 5 月在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敦促印度減少與伊朗接觸後的一周，印度石油部長 R.P.N.辛格宣佈將把從伊朗進口的石油減少 11%，2013 年減少 15%。<sup>82</sup>這也是前文表 1-3 反映出來的雙邊貿易下降的原因。2013 年伊朗在印度進口石油的國家地位

---

2010, [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0\\_07-08/squassoni](https://www.armscontrol.org/act/2010_07-08/squassoni).

<sup>79</sup> Hyde Act. (2006). *Official text of the Hyde Act*, <https://chellaney.net/2007/10/05/official-text-of-the-hyde-act/>.

<sup>80</sup> Steven R. Weisman, "India Balks at Confronting Iran, Straining Its Friendship With U.S.,"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5, 2005, [https://www.nytimes.com/2005/09/15/world/asia/india-balks-at-confronting-iran-straining-its-friendship-with-us.html?\\_r=0](https://www.nytimes.com/2005/09/15/world/asia/india-balks-at-confronting-iran-straining-its-friendship-with-us.html?_r=0).

<sup>81</sup> Kadira Pethiyagoda, "India's Pursuit of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nterests in Iran", *Brookings Doha Center Analysis Paper*, No. 23(2018), p.13.

<sup>82</sup> Rama Lakshmi, "India will cut oil imports from Iran by 11 percent",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dia-will-cut-its-oil-imports-fromiran-by-11-percent/2012/05/15/g1QAyp8GRU\\_story.html](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india-will-cut-its-oil-imports-fromiran-by-11-percent/2012/05/15/g1QAyp8GRU_story.html).

下降到了第七位。在美國與伊朗達成核協議之後，印度和伊朗之間的能源關係因為受到美國壓力的減輕，伊朗對印度能源出口再次上升。截止到2017年，伊朗石油出口國中，印度僅次於中國，佔據第二位。伊朗出口石油總份額的18%流向了印度。<sup>83</sup>

上述情況表明，印度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意圖並不意味著遏制美國的權力投射，就像其他大國在美國入侵伊拉克時所做的那樣。印度與伊朗在能源貿易、政治與防務之間的關係在本世紀以來的確在增進，但是這種合作顯然不會以與美國政治對抗的方式發生。印度只能盡可能的試圖對伊朗和美國採取均衡的政策，這是一項與伊朗合作而又不與美國對抗的政策。這被印度外交政策的一些專家所理解為「含糊不清，因為它似乎與尋求合法手段在支持伊朗同時又與美國合作」。<sup>84</sup>

本世紀以來印度與包括伊朗在內的中東國家保持良好關係的戰略要求的幾個方面是符合布魯克斯和沃爾弗斯關於區域性國家抵制世界超級大國的行動和決定的原因的討論。首先是經濟利益的動機。一方面是能源利益的安全需求。目前印度80%的石油、55%的天然氣依賴進口，未來的發展更加需要能源的支撐。2018年8月數據統計，印度從伊朗進口的石油已經佔到總進口的20%，平均日均進口量已經達到70多萬桶。<sup>85</sup>因此，伊朗作為全球原油儲量第四，天然氣儲量全球第一的國家，對印度重要性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是伊朗可以向印度提供進入中亞和阿富汗的通道，而無需穿越中國或巴基斯坦。這意味著將對接中亞更廣闊的油氣和銅礦、鐵礦等礦產資源。因此，印度尋求與伊朗加強關係是一項「高性價比」的投資戰略。

---

<sup>83</sup> 〈伊朗原油出口去了哪些國家？中國是最大客戶占24%〉，《中國新能源網》，2018年4月25日，<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23873.html>。

<sup>84</sup> Alam Anwar, "Iran and India: An assessment of contemporary relations",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22, No. 1(2011), pp. 140-142.

<sup>85</sup> 〈印度減少進口伊朗石油求豁免，卻只是緩兵之計！美國已盡失人心？〉，《鳳凰網》，2018年8月16日，[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816/16453389\\_0.shtml](https://finance.ifeng.com/a/20180816/16453389_0.shtml)。

其次是戰略性的安全需求。印度一直力求建立印度的印度洋勢力範圍，因此靠近赫爾木茲海峽有著地緣政治優勢地位的伊朗勢必在印度戰略中具有優先位置。因此印度將伊朗看成是「延伸的鄰里」。同時，印度和伊朗都十分擔心阿富汗的恐怖主義外溢問題。因此，確保阿富汗不再成為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溫床和「庇護所」，力爭減少其「溢出」效應對印度和伊朗的國家安全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sup>86</sup>2018年印度和伊朗簽署協議，兩國一致同意提升和共享情報和安全合作的水平，以打擊跨境恐怖主義。<sup>87</sup>此外，更強大的印度在中亞的存在可能會限制巴基斯坦的影響力，並幫助印度與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存在競爭。正如印度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對於印度來說，中亞具有巨大的戰略重要性。……與伊朗的合作將有利於實現印度在這一地區短期和長期的外交政策目標。」<sup>88</sup>這進一步說明了印度和伊朗共同關注周邊地區的安全局勢。

最後是在印度國內政治的背景下，看到印度與伊朗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行動以及在美國擔憂的情況下繼續合作也很重要。對於印度來說，與伊朗的密切合作是證明其有獨立於美國政策影響之外的保持獨立自主政策的能力。否則印度將會造成巨大的聲望損失，成為美國在該地區的看門狗 (Washington's lap dog)。<sup>89</sup>實際上莫迪政府必須回應印度政府內部政治派別

---

<sup>86</sup> JA da Silva Reis, "THE SCO and Post-War Afghanistan: New Challenges to Regional Cooperation,"

<https://www.ufrgs.br/ufrgsmun/2013/wp-content/uploads/2013/10/The-SCO-and-Post-War-Afghanistan-New-Challenges-to-Regional-Cooperation.pdf>.

<sup>87</sup> "India, Iran agree to eliminate 'forces that support terror'", *The Indian Express*, February 18, 2018,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india/india-iran-agree-to-eliminate-forces-that-support-terror-5068300/>.

<sup>88</sup> Meena Sing Roy, "India'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Strategic Analysis*, No. 2(2001), p. 89.

<sup>89</sup> KS Dakshina Murthy, "Iran issue tests India's foreign policy", *The Hindu Business Line*, July 4, 2018,

<https://www.thehindubusinessline.com/opinion/iran-issue-tests-indias-foreign-policy/article24331893.ece>.

所提出的反對意見。這在印度外交部長在美國和印度就 2007 年 2 月核協議條款進行談判期間訪問伊朗的情況中最为明顯，這證明印度與美國的接觸並不屈服於外部壓力。<sup>90</sup>

## 伍、結論

如前所述，印度與伊朗在雙邊關係取得進展的同時也存在一定局限。務實的考慮和互補利益使得印度與伊朗的雙邊政策即便在美國的巨大壓力之下仍將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這其中既有伊朗主動靠近印度，化解美國孤立和遏制伊朗的政策意圖，也有印度主動靠近伊朗，尋求自身能源利益與經濟安全以及保障自身周邊安全的需求。這些都表明無論美國的觀點如何，印度都要與伊朗保持關係，這是由於印度對伊朗的政策部分取決於印度對國家未來定位的政策要求：「利用外交影響和軟實力提升印度在全球中的大國地位，將軍事影響力擴展到南亞區域之外，以及保持經濟持續增長」。<sup>91</sup>這既符合印度的經濟利益，也符合長遠的戰略利益。雖然印度需要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但是印度最終還是要尋求朝著「公平的國際秩序」和「真正的多極世界邁進，而印度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極」。<sup>92</sup>隨著印度上升到大國地位，其戰略利益擴大到涉及更多的外國關

---

<sup>90</sup> Shukla Saurabh, "Striking a fine balance," *India Today*, September 3, 2011, <http://indiatoday.intoday.in/story/visit-of-pranab-mukherjee-to-iran-for-settling-energy-security-issues/1/156389.html>.

<sup>91</sup> George Perkovich, "Is India a Major Pow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7, No. 1(2003–04), pp. 129-44.; S. Jaishankar, "India Wants to be a Leading Power Rather than Just a Balancing Power," *The Wire*, ISS Fullerton Lecture, July 20, 2015, <https://thewire.in/diplomacy/india-wants-to-be-a-leading-power-rather-than-just-a-balancing-power>.

<sup>92</sup> Ministry of Defense, "Annual Report 2005–2006," *Government of India*, p. 2; C.U. Bhaskar, "Russia-India-China Meeting Shows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Is Taking Shap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15, 2017, <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2124329/russia-india-china-meeting-sh>

係，印度與伊朗的關係只會更為密切。

雖然從長期來看，印度和伊朗兩國的利益交織在一起，都希望減少美國在該地區的權力存在。<sup>93</sup>但從現狀來看，印度還不具備完全忽略美國影響的實力。因此印度將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妥協，放棄在伊朗的部分利益規避制裁，而與伊朗保持相對著「不冷不熱」的狀態。「不熱」狀態即是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對伊朗施壓是必然的。畢竟從戰略的角度看，印度不想看到周邊再出現一個有核國家。「不冷」即是說即便面臨美國壓力，印度也不可能完全拋棄伊朗。

責任編輯：陳臻

---

*ows-multipolar-world-order.*

<sup>93</sup> Christine Fair, "Indo-Iranian Security Ties: Thicker than Oil,"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1, No.1(2007), pp. 44-45.